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棨

謄錄監生臣陳元熙

春秋辯義卷一

明 卓爾康 撰

隱公一

春秋之托始隱公也平王東遷而王迹熄也平王元年為魯孝公二十五年傳惠公四十六年至隱公元年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春秋即不托始孝公何不托始惠公蓋惠公元年乃平王之四年倘王能自强而天下復有勤王復辟者則鎬京旦夕可返誰將西

歸懷之好音聖人葢幾幾望焉至平王末年弱矣喪矣不可復西矣于是不得已而以是托始焉聖心之窮也

己未○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齊僖公禄父九年晉鄂侯郄二年曲沃莊伯鮮十一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

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楊用修曰元年魯隱公元年也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奉正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遵也天子頒朔而諸侯行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于隱與

熊過氏曰王者而後改元諸侯改年非正也禮稱諸侯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錫之圭璧黻冕

然後歸寧有踰年改元者哉書曰平王四十九年已未公即位者正也魯自改元而紐周之年非也史遷自真公濞已上為周王世表無諸侯年表真公當夷王諸侯僭端始見改元矣趙子常言諸侯既殯嗣子柩前即位踰年正月朔乃先謁廟以明繼祖還就阼階之位以正君臣國史因書元年失之矣而元儒吳立夫顧謂史官志人君在位久近紀述之常體非以為重事其說則曰秦惠文王立十四年稱王秦始改

元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類書其侯王元年淮南鴻烈亦稱淮南元年先秦時本重改元如立夫以為非重則秦魏稱王何為又改元年史官紀實寧有未改元遽稱元年者若太史淮南則縁春秋而誤不可謂諸侯可改元而引為證也衛世家獻公出公皆稱後元則益悖矣不然則黜周王魯疑春秋者亦何過哉

春王正月

諸侯稟正朔不得自記年真公湨以上無諸侯年表不特世遠難詳抑夷王時僭端始見耳先固天下一統介圭入覲之禮未失也熊氏説誠是然列國紀年各識本號自不可少相因而然亦無大失故夫子從之以作春秋至于月建必稟正朔弗敢奸焉

歐陽永叔曰春秋魯史也其書元年魯其公之元年也於是焉而繫時繫月曰春正月則疑於正朔之無所稟承矣故特書曰春王正月以別嫌明微亦且紀

其實焉此書法之自然蓋魯史之舊文非孔子之特筆也非直魯史至于列國之史無不皆然若周史既書其王元年則不待更書王正月而自見此元經書帝其年又書帝正月學步效顰疊床架屋所以貽笑于後人也而東萊呂氏之言曰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孔子作春秋以王冠正月為時之無

王也不知使時有王孔子作春秋書年書月當以何書可謂鑿于理而蔓于詞矣

汪氏曰詩豳風一之日二之日皆以子月起數十月蟋蟀下繼以曰為改歲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聿云莫是以子月為歲首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為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

記正月日至皆以子月為正

左傳不書即位攝也

黄先生澤曰禮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文適夫人無子則擇諸右媵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而後取諸衆妾之子亦皆以其序焉有常制矣隱母媵也故其子不得承統仲子有文在其手宋人要魯以為夫人魯之娶仲子蓋已告于天子若不獲命則宋人必不與天子既許魯乃以夫人禮聘之則仲子

必素貴與隱母不同此雖失禮然却是事之情實何休以為隱母是左媵桓母是右媵亦不過測度之辭葢隱母乃是媵桓母非媵非嫡是失禮再娶耳此先君之失禮而末如之何者也既娶而生桓公未幾惠公没隱公攝而俟桓長傳稱惠公之薨有宋師太子少是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且宋魯為婚姻而惠公未薨宋來伐喪此何故也豈非以桓公仲子耶夫太子少隱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天王使宰

桓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王此舉亦見桓母素貴則桓公當立耳桓公内有國人歸向之情外有宋之援使隱果不賢亦未敢遽奪也而況隱之志本能讓乎穀梁以為讓桓不正此不知當時情事使穀梁在當時必導隱公為亂非殺桓公母子不可得國而隱亦終必不免此穀梁春秋開卷第一義最謬者也若從左氏公羊則合事情而隱之賢終可取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二語必有所受至于隱

公之攝實有所承公羊以為諸侯無攝則又不然鄭康成引公羊難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攝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卿大夫奉攝主于西階南面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世子未生而死與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以娣姪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故隱公亦攝主也

隱攝也夫子探其心正其事故不書即位隱長而攝母班非貴也子為宋姓聲子仲子皆元妃孟子之姪

娣也曰孟曰仲是班位原有定序孟仲必宋公之女
聲子不以氏列其為孟仲之姪娣明矣杜氏曰諸侯
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内
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聲子年長秉内政于
是特進其班秩而號曰聲别于仲也未幾仲子生桓
公矣隱雖長而母班卑桓雖幼而母班尊立子之法
一依母班觀趙盾班在九人之説可証惠公薨國人
以隱為長庶共扳立之而隱公以父命母班故尊奉

桓公而自稱為攝耳比如今制藩王妃妾先儘名封若無名封謂之濫妾濫妾之子固不敢先于名封者也仲子為次桓公為貴自無可說至于仲子有文在手乃是羽父輩造為此言以異其事而不知反陷于失實黄先生要魯為夫人已告于天子尚是依事臆度亦無考據胡傳隱公即位上無所稟内無所承諸大夫扳已而立之為夫子所削熊過氏曰隱毋聲子攝如君當時私有翼戴故隱不俟踰年而即位一年

不可二君故其元年不得更書即位耳沙麓齊履謙謂其即位于歲前是也胡熊二說皆非也歐陽永叔曰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傳信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左傳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

穀梁傳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

郳者魯之附庸也儀父其字克其名也附庸有以名通者以氏通者以字通者隨其大小而異之郳當字故字之胡氏曰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是矣未盡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尤非也然來朝又稱郳子何也恒稱也公侯伯上三等而恒稱曰公子男下二等而恒稱曰子子于蠻夷大夫皆可稱而况中國之附庸乎故講禮以朝從其恒稱自宣至定凡

六朝皆曰子是也不恊而盟特以字舉桓十七年趡之盟亦曰儀父是也又曰儀氏與徐儀楚陳儀行父同父名與孔父同儀父邾大夫也黎氏言當與邾子克别是一人隱五年伐宋桓十五年來朝俱人之十七年書儀父莊十六年又書克則人非儀父儀父非克矣此亦不然夫伐宋者邾人鄭人邾主兵故先鄭鄭非君將故稱人鄭大國既稱人邾自從大國之微者稱人也來朝書曰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者牟葛即

夷而又微故稱人邾大夫葛不多年葛葉稱人邾自比小國之君稱人也葢惟邾滕陳莒之國尊之可同于君卑之可同于大夫其勢得上下通也此邾之字法也且即以名字為斷克字儀父甚確視之周莊王弟之子克字子儀也楚鬬克之字子儀也桓司馬之臣子儀克也同也推之魯叔孫輒之字伯張與吳公孫輒之字子張同也魯孟之側之字子反與楚公子側之字子反同也齊子家之字歸父與楚仲歸之字

予家同也古人制字簡取義正大抵不甚相遠即此
可知儀父與克為一人也此邾之字義也不日史詳
畧也及與暨皆以我為主其及曰我為主暨曰不得
已公羊之碎義也
春秋書會盟戰伐皆以及會二字綜之公羊曰及者
我欲之會者外為志也此法即在我魯且不可槩豈
可通于天下公羊不過因隱初年一二事斷其見耳
彼見公即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以及邾之盟為我所

欲見戎請盟以為公會戎于潛為彼所欲然將下條公及戎盟于唐相比即不通矣如以及戎之盟為彼所欲則于所謂書法又不合矣且十一年入許鄭所欲也而書公及齊侯入許何耶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此接月事耳公即位欲脩好于鄭鄭仇宋欲結魯為援其會其盟二國有同心焉今一則曰會一則曰及何所從耶此私盟之始

熊氏曰邾國在今鄒縣東南二十里當嶧山之南北界于魯而南連滕薛即今曲阜滕嶧之間從踰五十里西自邾瑕以至沂東即今濟南至沂州之境横長三百餘里勢不得為魯附庸意小邾嘗附庸于魯而誤加于邾耳此亦不然葢地方彼此沿革先後增削俱難以意定也據左氏襄二十七年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昭之十三年子服惠伯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則邾不特屬于魯而又即于夷矣

蔑姑蔑魯國卞南有姑城在兖州府泗水縣界邾公羊作邾婁蔑公穀俱作眛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左傳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言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

鄭伯克段杜氏曰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强大儁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儁曰克也穀梁曰段弟

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胡氏曰惡養天倫使陷于罪而翦之皆是也然段以介弟之親挾國母之寵親心方注弟惡未甚莊公無可如何觀其繕兵具乘將以襲鄭而夫人將啟之則當時莊公于段豈可教誨禁制者哉至左氏曰稱鄭伯譏失教也尤為不合夫春秋魯之春秋也可以稱公為可以稱我為可以無稱為今為鄭事不書鄭

伯而何書也

鄭今華州為故鄭後遷國在今開封府新鄭鄢在今鄢京在今鄭州滎陽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也左氏公羊以為桓公之母穀梁以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左氏以為生公羊以為死予為詳之其謂孝公妾惠公母者葢據後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以為成風既是僖母仲子豈獨不然不知僖公為魯賢

君身從二伯尊周攘夷故成風雖妾特行繸禮以示優異若惠公為君既無大異何緣遽行賵妾之禮且春秋固有文同而事異者何可槩論據左氏別傳十月改葬惠公則賵以改葬故不得言緩也又謂豫凶事非禮朱子曰古人不諱凶事如國君即位為椑是也車馬曰賵車馬固兆域所共歸賵惠公而挈仲子未嘗不可若以次年十二月夫人子氏薨為隱母或為隱妻則仲子當從公羊之死又可無礙故仲子雖

以桓母為得乃天王之賵仲子者何也惠公從班之貴已崇仲子隱公為君桓公雖稱太弟而隱公之勢不能無疑桓公之黨不能無貳周有此舉安知非魯借合巹之法以正仲子周寓定名之意以與桓公乎張氏曰惠公去年薨仲子卒之年固不可知或亦去年也

臨諸侯盻于鬼神曰天王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宰者主事之名自天子以

至大夫皆有之卿大夫之宰石碏之宰王叔之宰郈宰費宰是也穀梁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故以之配有封爵者則曰宰周公以之配無封爵者則曰宰渠伯糾周公之宰尊故使之出會諸侯咺之宰卑故使之行魯喪事此其義也公羊曰天子之宰為政者也則著其主事之職故于宰咺則曰宰士也士者主事之職也得之矣季本氏謂咺小臣攝冢宰以行其冢宰之說舛莫甚焉

春秋天王遣使者十六十二稱天王三稱王而不稱天高新鄭曰稱天稱王猶之今人有稱奉聖旨為有稱奉旨為不以聖旨為褒奉旨為貶予甚韙之及予通考全經之例三稱天王者如隱元來賵惠公仲子實因惠公改葬用恤侯邦其餘苟非答禮亦是加恩禮數為榮皇華足重若莊元之榮叔文五之召伯不過寵弒逆之君比長信之妾非禮顯然了無可說故下筆之際無有崇稱亦其情理自然忽畧乃爾胡氏

所謂貶亦未可盡非也第謂畧之而不稱天則可貶之而不稱天則不可于魯而畧之則可于王而畧之則不可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内稱及外稱人穀梁以為皆卑者胡氏以為皆微者

趙氏曰修三國之好而為盟誓非君則卿何得使微

者先儒云微者不命之卿也按例外國命卿來魯皆書名但不言氏耳且前後盟而不言內盟者九推尋事迹皆是公之自盟義例昭然不可或稱是公或稱是微者予以為魯非微者宋人實微者耳惠公敗宋師于黄惠公薨而宋師壓境是先君之所讐也兩國之好不通而桓公又宋武公之自出公乃假長而自立焉鰓鰓然懼宋人之讐己而蘄之也故求成于宋以為自安計則魯安敢使微者往宋公明有所挾偃

蹇倨傲乃使微者與盟春秋諱之故不書公內及盟而不書君大夫者有九隱元年九月宋人盟宿宋以微者來輕公故諱公莊二十二年七月齊高傒盟防文姜方塟公喪中圖婚故諱公文二年三月晉處父盟公如晉晉人以公不朝止公令陽處父盟公恥之故諱公文十年蘇子盟女栗頃王天王也立而與諸侯盟卑甚矣夫子傷之故以與天子大夫盟諱公成三年十一月荀庚盟孫良父盟二人至魯以

國對之不必書公成十一年三月及郤犨盟襄七年十月及孫林父盟襄十五年二月及向戌盟皆此義也故皆不書公

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焉說春秋者以為此參盟之始也

宋商丘今歸德府宿今宿州

左傳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請師于邾邾子使私于

公子豫公弗許遂行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左傳非王命也

人臣出疆未有不稟承于王者第非行聘禮自以同

禰之親一作候訊故第書曰來

胡傳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

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惟

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

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强藩為援以脇制朝廷如唐盧攜之于高駢崔胤之于宣武昭緯之于邠岐者經于内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

季氏私考曰王朝三公稱公卿士稱子若侯伯之爵畿内未嘗以封祭伯之稱伯與凡伯毛伯之稱伯同啖氏謂内大夫之字非爵也

此王臣私交之始

公子益師卒

不日闕也公子衆矣而卒益師者恩數之厚也胡氏曰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彄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公孫婼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然公羊所謂遠者聞見之遠非族屬之遠也其曰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可見胡氏亦誤認矣惟其遠有得其

詳而書焉有不得其詳而不書焉故成公以前有不書日以後皆書日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未命則但名之既命則稱公子東周禮失大夫皆自命于諸侯其賜族者世為卿間雖有請于王如士會以黻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故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者春秋或有司馬司城之書此外一切削之

祭今鄭州東北十五里祭城實管城

庚申○平王五十年

二年○齊僖十晉鄂三衛桓十四蔡宣二十九鄭莊二十三曹桓三十六陳桓二十四杞武三十宋穆八秦文四十五楚武二十

春公會戎于潛

左傳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啖叔佐曰凡戎狄舉號君臣同辭

春秋公出應書至書至之法惟會戎狄與列國戰踰

年二項觀桓公時所書可見今隱公會戎於潜與下伐邾敗宋未知踰時與否俱不書則以公攝位為讓不敢同于正君也若在春秋之末叔孫季氏亦有書至者矣

此書會之始

姜廷善曰杜元凱謂陳留濟陽縣東西有戎城季氏私考謂濟陽舊城在兖州府曹縣西南五十里則戎在魯之西南界者也潛魯地葢在南鄙近戎者今曹

州

夏五月莒人入向

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向我邑也

趙子常曰莒人其大夫也小國非君將恒稱人小國之大夫微也入者破其國都俘其人民以兵為暴者也春秋之初曰入曰侵曰伐皆為暴也莒之所暴向也魯之所暴邾也鄭之所暴許也齊之所暴紀也力

足以兼并則不至于盡奪之不止向之為國微故卒為莒滅也

入自入滅自滅輿㐫大事春秋決不妄書熊過氏曰入罪小于滅此實滅也僖二十六年公會莒子甯速盟于向稱莒地宣四年公及齊平莒及郯莒不肯公伐莒取向向係莒則向實滅而今書入者赴以入故以入書之熊氏意葢以此後經不書滅向而徒有盟向取向之文故為此說耳然僖公盟向稱莒地葢非

經文考宣四年遡隱二年計百年餘矣百年之中興廢不一安知莒人非在此年之後實滅向乎其不見于經者入向之後或向日漸衰微莒日漸疆理不必興師動衆浸假消沈既不能如許之入而復興又未嘗如梁之蹴而成潰告赴無人經亦不得而書也

陸氏曰經中一字徧施諸例而義不同者唯人字爾國而稱人衆詞也師稱人則寡詞也名爵不貴而稱人則微詞也黜其名爵而稱人則貶詞也今莒稱人

當是寡詞與無駭帥師相反

郝仲輿曰君臣民通稱人葢事有可畧者書法大槩如此

此入國之始

熊過氏曰向城在莒州南七十三里即鄭漁仲所謂沂州古向城也又濟源縣亦有向城後為鄭所取寰宇記居河陽軹西北酈道元指軹南者宋人定為𥡴之莒縣南七十里非是杜元凱指為焦國龍亢東南

向城則益遠非所利之國莒今山東青州府莒州
是也

無駭帥師入極

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

無駭不書官未命也不書族未賜也極莒附庸也莒

入向無駭遂得入極

杜氏曰極附庸小國賈逵云戎邑胡氏曰非王命而

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

姚舜牧氏曰二事比書胡傳又比解然獨不明無駭之所以入唯穀梁傳云向我邑也豈向為我邑極為莒邑莒人以向姜故直入我邑無駭以入向故帥師入極以報之然皆無事實可考無駭擅師入國書此以見其貪暴也蓋穀梁緣宣四年後之向誤姚氏又為穀梁之言疑

趙子常曰魯司空卿官無駭公孫也以攝卿書名穀梁傳隱不爵大夫是也傳于魯卿每不書其官此見

無駭不書屬而未得其說故見其官以明為卿猶未敢以入國發貶例後于翬溺乃云疾之無據明矣孔氏曰春秋之例諸名書于經皆是卿也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魯卿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其名見于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真大夫也

熊過氏曰極杜氏謂附庸國或欲通極𠟾守曰今贛榆縣紀鄣本紀故封𠟾縣地紀遷其地遂為莒附庸

也

無駭不書官不第未命且司空非卿官不得書也諸家以司空為卿未考全傳且文公十五年司馬華孫來盟傳載公與之宴辭曰請承命于亞旅向謂華孫謙語未知亞旅與司空對職否及讀成公二年之傳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乃知亞旅與司空皆受一命甚輕而亞旅在一命之末故華孫以此謙

處耳則知司空未必卿也

此大夫專兵之始

駮穀梁作侅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來朝坐之門不與諸侯齒周禮也戎狄是膺魯公就國嘗與淮夷同征魯故也隱公不能繩祖武至與戎會春而辭盟猶不失體八月而終不免于唐之役焉魯之不競惜哉

汪氏曰費誓篇首言徂兹淮夷徐戎並興篇終獨言征徐戎則夷戎並為患而戎尤甚也漢孔氏云此戎葢帝王所羈縻居九州之内

此盟戎狄之始

唐魯地今魚臺縣東有武唐亭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逆女何以書為齊侯滅紀而埜伯姬書也穀梁所謂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者此類是已

廬陵李氏曰譏不親迎公穀胡氏説同獨陳氏曰内女為夫人凡八見于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閔不及焉故詳之也此説亦有見又曰内女為夫人皆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齊子叔姬不書歸鄭伯姬不書歸杞叔姬不書歸皆遭出也蕩伯姬不書歸非君夫人也

諸家譏始不親迎非也然則諸侯可以不親迎乎程

子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者迎于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又曰且如秦君娶于楚豈可越國親迎文王親迎于渭亦非出疆周國自在渭旁況文王親迎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張洽氏曰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于其國至于所館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問所謂大婚既至冕而親迎也公羊謂譏不稱主人亦非也

熊過氏曰祭統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其遭幣以先人之禮行之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此又禮之變也紀不稱使豈以有母不可自命又不通毋故第舉其國乎蘇子繇曰裂繻之不氏何也小國大夫稱人其名皆特書也書裂繻以其逆也

熊氏曰紀今青州壽光紀城實古北海劇縣鄭樵云紀後遷劇云紀劇聲訛鄭所言良是第不知遷劇之

紀在莊公之簡不當輙言于此耳緣壽光西南三十里為紀城其又西為東安平即紀季所入之酅又西北百里為東莞

裂繻公穀作履綸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左傳魯故也

極為莒附庸無駭帥師入極則與莒有隙矣紀新昏

于魯故為是盟以平魯莒趙企明曰莒自入向有窺魯之心紀子伯往來莒魯之間于是道與莒子盟于密為魯謀也履繻字而不名褒之也其後八年而為浮來之盟莒魯繇是交好矣

紀子帛序于莒子之上者杜曰比內大夫或又曰主盟皆是也即以列國之卿序小國君之上亦無不通紀侯爵也莒子爵附庸也昭二十三年晉執叔孫婼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

制也襄四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鄫屬于魯不書及左氏言比諸魯大夫也巫為世子而後豹者小國附庸之君也灌甫曰考之通經無大夫先諸侯之例者亦知其一爾裂繻公穀履緰是也緰字說文布也布字于帛義正相當春秋字法類此

高忠憲曰紀迫于齊而間于莒故相盟天下無王則小國不安而齊人滅紀之端見矣

此外相盟之始

密今萊州高密

帛公穀作伯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此夫人子氏公羊曰隱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穀梁曰隱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張氏因之曰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宋朝皇后先崩必俟合葬于山陵葢古之遺制歟夫子氏為隱母與為隱妻未可知然左氏以為桓

母則確知其非也如以仲子則前仲子之賵不稱夫人後仲子之宫不稱夫人其歸賵緣桓將有國也其考宫縁桓為大弟也其不稱夫人以必不當稱夫人也前後不稱夫人今何以夫人之乎至趙氏從公羊之說定為隱母則徒取與歸仲子之賵考仲子之宫繫事聯絡耳夫徒取繫事聯絡則一經之為此者多矣安能比而同之乎

高忠憲曰夫人者乃隱母也卒不書葬夫人之義從

君者也

鄭人伐衛

共叔段之亂其子公孫滑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

延于是鄭人伐衛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衛今淇縣

辛酉○平王五十一年崩

三年○齊僖十一晉鄂四衛桓十五蔡宣三十鄭莊二

十四曹桓三十七陳桓二十五杞武三十一宋穆九

卒秦文四十六楚武二十一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

者外壤食者内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内

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内于日也其不言食之者

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田叔禾曰日有食之者葢上古之遺言也而春秋因

之所以重天變警人心也夫日食之說歷家以為月掩而然故雖千載之遠而躔度可測然聖人何不明言月掩而曰日有食之其詞若不勝其驚異然者以是知其為上古之遺言也葢上古之時歷數未定太陽懸象闕然不見其形于是君子相與駭于朝曰日有食之矣小民相與駭于野曰日有食之矣日御之官執簡牘而書之曰日有食之矣迨乎黄帝堯舜之時測步已明璣衡浸備然後知其為月掩爾聖人以

為陽德險微可謂大變故因下民駭懼之情而制為救護之禮尚書所謂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則其洶洶皇惑之容猶可想見而君臣上下莫不省咎滌慝以修德業仲尼曰是可以為訓故因舊文而不革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胡傳春秋歴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来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服于國卿共弔送之禮

訖莖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趍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為修服于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嵗時或朝覲于京師或會同于方嶽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為難何獨難于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啖氏曰穀梁云天子志崩不志葬必有時也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蓋見書葬者多不得禮故有此說爾且襄王之葬正合禮何以書乎季本氏曰凡天王崩未有不赴于諸侯者蓋含襚賻賵之禮必有待於諸侯之所供也至于送葬則天子當以禮待賓客而無所利焉故賻賵之禮至則雖微者弔喪而亦不之較惟其先至則遂辭會葬而諸侯之使亦不再往此所以志崩不志葬也平惠定靈是也若及葬期

而賻賵之禮始至則遂會葬此所以志葬也桓襄匡
簡是也
莊王僖王崩在魯莊公之十二年十七年僖惠二王
固庸主不足令魯魯莊公知毋之人二十二年以前
見制文姜三十七歲方娶妻安能行有理事二王不
書崩周不告也周即告魯亦不弔也不弔自不書也
至頃王崩左氏明言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不赴何
故闕而不信

汪氏曰秦昭襄王薨韓桓惠王衰絰入弔祠春秋諸
侯之事天子不若戰國之君事大國之禮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尹氏周執政世臣也代握朝權秉鈞維氏幽王時凡
所為壞政亂常空師斬國見于詩人所刺者不可指
數西周之亡尹氏實為戎首夫子于三月天王崩繫
接書尹氏卒于後一以厳柄臣之罪一以結西周之
局薛收所謂大其言極其敗于是乎掃地而求更新

也元經書晉宋齊梁陳五國之亡意實祖此嗟乎夫子肇書于此蓋有深悲焉有厚望焉惜東周君臣委靡不振齊僖鄭莊狡黠于初句吳於越跳梁于後中閒桓文亦見錚錚然不勉之王氣局甚小無以副聖心耳予初學春秋謂隱公被獲于鄭禱于鍾巫與尹氏歸故書尹氏之卒以本其事也一時快然終非確

論

左氏以為君氏聲子也不赴不祔不反哭故不曰薨

不稱夫人不言葬不書姓公羊胡氏曰譏世卿也穀梁曰天子之大夫也于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世卿魯主二說皆無確據隱公志不欲君而實君桓公志欲君而未君槩之皆君也隱公妻夫人子氏薨之而聲子不薨之乎且夫人之姓貴賤共焉何可沒也氏之為言男女共焉非有異也夫人與君同體去氏稱女君稱小君連氏或稱君姬氏君夫人無有稱君氏之理金氏曰古說氏猶今云家也國君之母

薨而曰君家卒不詞甚矣熊氏謂尹氏卒則一氏俱卒矣此又不然隱五年春秋之傳曰王使尹氏武氏助之僖公二十八年五月之傳曰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文公十四年七月之傳曰王叛王叔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昭公二十三年七月之經曰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十月之經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而傳云尹子固則固其名也春秋于王朝卿士自有此書

氏書字之法如以為一氏俱卒也則策命晉侯為侯

伯亦悉令一氏共命之乎

君公穀作尹

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

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

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

秋武氏子來求賻

左傳王未葬也穀梁傳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

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不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熊過氏曰胡傳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不足以討而反求之以是為失道也王貫道有言周凡三求求賻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崩求金以襄王崩喪事有缺則臣職不供甚矣魯安在其秉周禮也包茅不貢伯主至興師而責之武氏子之求賻豈可責也此亦如窶人子矣窶人子故巨室也以其臣僕

之不供而遂𡨋令將責𡨋人子之徵賦而不責其臣之無藝可乎杜氏曰不共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得其旨矣

武氏子與仍叔子俱父在子世其官耳父老子代當喪未爵之説非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

于饗之命以義夫公羊傳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

為之也

書宋公和卒此書公卒之始胡氏謂夫子黜而書卒

是也黜其非命諸侯而從大夫例也一卒以貶二百

四十二年之諸侯悉降為大夫此正春秋之大義也

胡氏于此義最為有得劉秘丞說凡諸侯王以下當

從陸淳例書卒溫公以為確論葢薨乃臣子之辭不

當施之于國史也此說非也如以薨為臣子辭不當

書薨則春秋凡侯伯之葬一槩稱公此亦臣子辭也

獨可施乎

茅堂胡氏曰天子崩而不名諸侯薨而名所以别于天子也諸侯不生名大夫生而名所以别于諸侯也大夫書名氏微者名氏不登于史册所以别于大夫也此春秋正名分之法也

詹莱氏曰諸侯告終弔䘏邦交之大典也告則書何以書卒而不薨非王命不得為諸侯也何以名天子

崩而不名一人之詞也諸侯衆矣薨而名大夫卑矣生名士微矣不名春秋之法也然則魯君何以薨而不名内詞也

趙氏曰諸侯同盟名于載書朝會名于要約聘告名于簡牘故于卒赴可知而紀也左氏云同盟則赴以名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云寡君不祿而已葢魯同盟知其名故于死時書之以紀易代

汪氏曰晉獻公惠公未嘗同會盟通聘問而卒書名宿男同盟滕子杞子來朝而卒不書名是皆據史舊文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傳尋盧之盟也

鄭莊小人之雄是夏與周交惡有志叛王而合諸侯始欲挾公子馮以謀宋而宋魯之好方固無間而入于是黨齊以仇宋此石門為東諸侯合黨之始陳氏

曰特相盟不書必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熊過氏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忘宗盟而先齊陳君舉謂有關于天下之故是也盟先主盟聖人約史之法與載書異衛子魚稱踐土之盟先晉魯鄭而後齊宋莒載書之正也其後叔向子產向戌皆諸侯之良

號能獻禮不能舉隱公告薛侯之禮及子魚稱踐土
之書宋之盟也楚人遂執牛耳債哉
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
齊今青州昌樂縣後遷臨淄今青州府臨淄古齊城
是也石門今兖州府東平州平陰縣地
癸未葬宋穆公
胡傳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
存或削曷為或存或削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

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為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于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

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越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于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于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趙子常曰凡諸侯葬皆如我之辭何志我大夫之往會也往會禮也生嘗邀好死不弔葬記其是以著其非也

汪氏曰衛桓公齊襄公賊既討則書葬按舊史必皆書葬如魯翬弑隱公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羽父既自匿其弑君之迹安得不葬隱公晉欒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齊崔杼弑莊公葬諸士孫之里魯與齊姻親而晉則盟主也必往會葬舊史

本皆書葬而春秋削之所以責其臣子之不能討賊

也或謂君弑國亂禮不備故不書葬然昭八年楚滅

陳陳嬖人袁克葬哀公豈能備禮而春秋書之耶

穆公穀作繆

壬戌〇桓王元年

四年〇齊僖十二晉鄂五衛桓十六弑蔡宣三十一鄭

莊二十五曹桓三十八陳桓二十六杞武三十二宋

殤公與夷元年秦文四十七楚武二十二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子産曰天子之地一圻諸侯一同今大國數圻侵小所致春秋之初書取邑二此牟婁及六年冬宋人取長葛而已是時外取邑猶以為重桓以後皆不書葢侵滅之事有甚于取也自桓十四年宋取鄭牛首而後無書者矣然牟婁于昭公五年来奔終屬于我以魯事書將有其末先書其本也即六年取長葛亦以宋事書耳春秋立言無所不攝

熊過氏曰季明德言牟婁紀邑在今青州府安丘縣南界于莒杞都雍丘距牟婁甚遠于此無邑本紀杞字近而誤杜氏不察因謂杞併淳于遷都焉淳于高密地在牟婁之東亦紀南界杜因此通誤按女叔侯告晉平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昭三年椒舉曰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今河内近衛則所指皆近地非青州東萊之夷也又釋例土地名淳于雍丘雖郡別境連則季說非但此時尚未遷淳于耳

莒人伐杞取牟婁季氏以為杞字乃紀字誤予初非之及詳考前後事勢而知果以紀誤也牟婁在今山東安丘縣後昭公四年莒牟夷以牟婁奔魯則與魯近矣杞此時尚未遷緣陵何得遠掠其牟婁杞在雍丘莒與杞國甚遠何緣近取其界邑春秋書法必有其漸決不驟書必有其因決不漫書杞自桓公二三年方與魯交涉隱公之世文告尚未及魯也齊之所欲者紀也日望紀陵削以便兼併凡莒所為無禮于

紀者皆齊使之莒國稍大而又恃齊二年入向已見
吞噬矣則四年牟婁之取斷是紀非杞無疑自此以
前因莒人入向而魯為莒紀盟于密以聯其交自此
以後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其好皆可佐證
若牟婁非紀邑莒中間不以取牟婁故結紀之怨則
前此密盟已固何以後此又有浮來之盟耶故觀前
後書法而知杞字為紀字决也已查紀在今青州府
壽光縣牟婁在今青州府安丘縣地為鄰縣益信

杞在今陳留雍丘縣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遷之僖十四遷緣陵襄二十九晉人城淳于杞後又遷鄀此伐國取邑之始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莊公之子也不稱公子未賜族非削其族屬也且疑于為君者不必稱公子也春秋之初命氏甚少故無駭俠不書族無駭之賜展氏在其卒時可見矣商人歸生之徒稱公子劉侍讀曰稱公子者公子而

為大夫者也公子而不稱公子公子未為大夫者也公子曰公子大夫曰大夫稱公子者以親論稱大夫者以官論稱公子必族屬至親不必為大夫者也稱大夫即族屬踈遠不必言公子者也當稱公子而不稱公子者族屬近未賜族且疑于為君者也通春秋所載甚明即當稱公子者亦自不驟如翬在隱公時稱翬在桓公時乃稱公子翬中間必有久近先後之序不可紊易至如既為親屬又正為官則并稱大夫

公子如襄二之楚大夫公子申襄二十之蔡大夫公子燮是也為例者以賜族乃稱公子公子未為大夫者即公子不稱公子

此書弑之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左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王樵氏曰宋魯合交將以謀鄭托于無約而遇葢秘

其迹也范守己氏曰宿之盟宋公不見公而使微者

與之盟宋公之忽亦甚矣公猶欲為會而尋前盟必

非宋公所欲也乃因宋公徃伐鄭而要諸途以見之

然按下文宋公來乞師公辭之則公非有求于宋乃

宋欲以魯助衛故急于遇如此王范之說皆非也

此書遇之始

清衛地非鄭地也在今淇縣界清水合淇水入衛河

之南即牧野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州吁弑君自立而為此舉也欲列于會以定其位志在會諸侯不在伐鄭也元年鄭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而二年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則鄭已為拜賜之師衛先君可以無怨矣州吁特執是言爾若公子馮出居于鄭宋公日夜廩廩虞其將欲納焉觀州吁告宋之辭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

主葢亦探其志而名歸之胡氏曰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此説非也宋亦主兵者非黨也主兵者不書于首即書于末惟其時義爲宋公有釋憾之志爵又居尊書首宜也州吁和民求定未成爲君書末宜也

按擊鼓詩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則衛人乃公孫子仲也州吁定位必身在行閒子仲特將兵者耳

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東門之役五日而還已蒙夏文此帥師書秋明為二時傳言諸侯復伐鄭葢再舉也胡氏張洽氏以為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葢深悼諸侯之黨亂耳實不然也公以衆仲之言辭宋師羽父固請而行中自有故翬是時自未為卿非以去其公子為貶也

州吁不成君故稱人人衛而亦人蔡當時蔡侯在不在三傳無明文即使蔡侯在亦必書人以從衛同如曹無大夫而四國並稱不得獨異故書公子首此又春秋屬文之法也況蔡較衛尤小人之亦無害聖人立言文與義無不通矣

葉氏曰翬與無駭溺俠稱名皆當從二傳未爵命為正左氏不知此義見翬溺不書屬而事惡皆曰疾之至桓三年翬始稱公子不得其說則曰修先君之好

故曰公子杜氏又曰暈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

曰違命皆繇考史未備又不能闕疑故耳

此大夫會伐之始

陳今開封府陳州蔡今汝寧府上蔡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稱人以殺趙氏曰衆所共棄不君之也春秋君弒而

能以義討賊者惟衛人為正于濮者紀地也討賊者

隨其時勢得而殺之已矣胡氏以為憫衛國之人著

諸侯之罪恐非王樵氏曰按陳乃衛桓之母家莊公惑于嬖妾戴嬀大歸陳國既知之矣及嬖人之子弒立不舉討賊之師而反從助賊之國人顛倒不宜至此觀石碏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弒寡君則前此陳或不知州吁為賊即知之或以嫡母避嫌待其自發耳且陳不助衛則衛必不親陳安得異日有朝陳之事以行其計乎石碏老臣謀之熟矣賊方據國內外皆其黨與旁視無足以圖之圖之必于陳故必先與

陳定計然後風以朝陳使請王覲而即陳以殺之

姜廷善曰濮衛地衛有城濮宛濮皆以濮水得名濮在今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南經長垣縣而東南至鄄皆衛地以水經考之蓋流經鄄城雷澤郕鄆之地以東合于濟者也賈逵以為陳地者非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書曰衛人立晉衆也諸侯之立承國于先君稟命于天子正也然已不可復望

于東周矣晉非嬖如荼援如突弒如商人爭國如子糾小白而國人同心推戴若曰社稷有靈吾國有君矣不猶愈于舉棋未定國如亂麻者乎趙子常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又為之會伐以定之夫國人討賊立君而聖人予以權未為不是也使如儒者著其擅立之罪絕其公子則以天子立論一法以施春秋可以無作而今之春秋真所謂有貶而無褒者矣豈聖人大公至正之道哉其不稱公子者凡當為君

者固不必稱公子然義不在公子也

趙氏曰以衛晉推之則宋馮御說晉黒臀周宜無不書于策者春秋以筆削見義馮也黒臀也周也皆立于弑君者御說雖立于國人而賊未討故皆削不書當五國伐鄭以定州吁而天子不能正故特書立晉以信衛人討賊立君之義于天下結正五國輔篡之罪也陳氏曰必若衛人賊討而後可書立

春秋辯義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琏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榮

謄録監生臣陳元熙

春秋辯義卷二

明 卓爾康 撰

隱公二

癸亥○桓王十二年

五年○齊僖十三晉鄂六奔衛宣公晉元年蔡宣三十

二鄭莊三十六曹桓三十九陳桓二十七杞武三十

三宋殤七秦文四十八楚武二十三

春公矢魚于棠

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魚卑者之事也遠出觀魚非道也公羊以為異之曰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辭不必然也

宋史丁璉跣而射魚唐詩澄潭晴日射遊魚李商隱射魚曲云思牽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三虎力是皆用竹弓䂬鏃以射之今灤河鯽魚用射

棠今兖州府魚臺縣

矢公穀作觀

夏四月葬衛桓公

葬稱公以神明治之尊之也稱公如本國異邦人亦曰君夫人之義也

秋衛師入郕

左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胡傳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

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闉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郕公作郕郕在今兖州府汶上縣北三十里有郕鄉

九月考仲子之宫

服虔曰宫廟初成祭之名為考

李本寧曰夫禮非繇天降也非繇地出也人情而已

矣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禮曰妾母不世祭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孫則止吾以禮徵之而知其非人情也獺祭魚豺祭獸以定月令迎虎迎貓以修蜡事禮世守之而薄于人非情也盛于盆尊于瓶奥之祭也為老婦也禮世守之而薄于親非情也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為子母子服慈母三年為祖庶母後者如之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

外兄弟祖母祖庶母慈母則然外祖父母從母則然而薄于所生母非情也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可以祔嫡祖姑而不可以祔嫡非情也主妾之喪自祔至于練祥皆使其子主之殯祭不于正室父在于得致于母父没而殺之非情也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為貴妾緦士不名長妾士妾有子而為之緦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夫可厚妾婦可厚姑母可厚子

子不可厚母非情也伯魚為出母服子上不為出母服或曰父在而服出母期此從禮之隆也父沒而為後不為生母服此從禮之殺也出母而父在得隆生母而父沒不得隆非情也吾以春秋徵之春秋書考仲子之宮書初獻六羽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傳皆云賵詞所䝿則有之而非以罪子也仲子成風非生而以妾為夫人也非嫡在而妾與夫人抗也蓋夫沒而母以子

貴也兩母外不有宣母敬嬴昭母齊歸襄母定姒孚孟子聲子之卒不見于春秋則仲子無嫡在矣閔公二年文姜孫于邾僖公元年文姜薨于夷則成風無嫡在矣文公薨子卒而哀姜歸于齊則敬嬴無嫡在矣獨定姒薨時穆姜猶在而分則婦姑也定姒雖貴不得加于穆姜不嫌逼也春秋之法夫人薨于寢殯于廟赴于同祔于姑則稱夫人稱薨稱葬稱小君是四者成風敬嬴齊歸定姒胥備焉子之為母固當然

耳胡文定以榮叔歸成風含賵召伯來會葬王不稱天為譏然而宰咺之使先之矣王獨何以稱天也敬嬴之無貶曰從同同何獨重責于成風定姒也定姒之薨襄公幼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若是則定姒之不備禮者為合禮矣而春秋書與敬嬴成風齊歸無異又何也杜預釋例凡妾子為君其母猶未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嫡夫人薨

則尊得加于臣子内外之禮皆如夫人故姒氏成風書于春秋左氏皆曰禮也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非禮以義起者與春秋之書之也猶之乎書成風敬嬴定姒之薨葬也非貶也吾又以春秋徵之書叔姬歸于紀娣也書紀叔姬歸于酅書紀叔姬卒書葬紀叔姬紀侯失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于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歸則繫之紀而以初嫁為文復書卒與葬内女同為人妾微者耳而能守其失國

之祀春秋獨賢之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妾母有子君一國而不使其君得貴其母不使其君之母得有祀非情也吾又以春秋徵之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書衛人齊人晉人來媵一娶九女以廣繼嗣禮也媵而有嗣而嗣不得以為母母不得以為子非情也三國之媵媵宋伯姬也書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伯姬歸于宋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而前後書三國媵詳哉其言之矣胡文定謂媵宜二國不

宜三國伯姬賢行著于家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此因賤以見褒亦有因褒以見賤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初獻六羽以考仲子之宫六羽為褒考宫何得獨賤也吾又以孔子言徵之武王周公達孝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后稷配天文王配帝詩人歌之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毋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子為諸侯大

夫士而毋生不得稱其毋没不得食其祭安在為達也大哉孝慈録之訓也人子為所生母服三年父在嫡在無隆殺嗣後旁通而曲暢之諸嫡母存若生母没者所生子得以其爵贈諸嫡母没若生母存者所生子得以其爵封盡制盡倫勿可及已

初獻六羽

左傳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穀梁傳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

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初獻六佾非謂考仲子宫也魯向僭八佾隱公始爲改正故夫子特書初以襃之葢奢僭犯禮沿習于後賢者未必超然能改而有如隱公以謙攝初獻六羽陽虎以矯逆從祀先公聖人未嘗不取後如董卓亂臣而順哀廟祀伯喈多所是正亦猶此也以羽爲文舞以六羽爲諸公俱舛

蘇子繇曰考成也諸侯不二嫡仲子不得祭于惠公之廟以桓故爲之宮禮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魯以周公祭文王文王周公之廟用八諸侯因之非禮也隱公問于衆仲于是初獻六羽不言佾羽而不干婦人無所事武也公穀曰初獻六羽始僭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然則大夫二而士無佾矣可乎

黄楚望曰考仲子之宮所以得書于經者其義有二

始用六佾一也仲子雖貴然桓未爲君隱公能堅讓桓之志故尊桓母免喪而作宫又謀于卿大夫以定其樂舞之數此亦稀有之事二也以此二者故書妾母立宫既有定制則樂舞亦必有定數何故至仲子始定樂舞如此推尋又似前此妾母未嘗立宫或止是祭于寢别立宫者止有仲子所以見其始以貴將于其終也特異其禮與又六佾始書于經則魯先君之宫皆僭用八佾明矣及仲子立宫乃是創見故疑

八佾之舞而問于衆仲初獻六羽也但妾母祭禮終不可見據穀梁則當築宮以祭子祭孫止然亦太簡畧矣夫築宮一世而遽毀果合禮意乎竊謂不築宮則已築宮則亦當以親盡為斷

熊過氏曰魯僭八佾于羣廟舊矣周禮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而仲子獻羽羽繄也爾雅釋言曰纛繄山海經五采之鳥名繄析羽而注于首羽輕舞便于指麾凡舞必先羽而用籥始奏以文也執干戚者綴行而

繼進復亂以武也按詩簡兮方將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萬羽為一公羊云萬者干羽者籥止因獻羽之文昧萬舞有籥羽矣且婦人祔夫無别樂别廟之禮仲子妾廟小祀而用羽非舞師之義何休謂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亦不知始進復亂節奏之辭且衆仲對羽數舉天子諸侯大夫皆曰羽亦不因其無武功而名之也六羽本非仲子所宜用故曰初獻程子謂見用八為魯君之僭而不知用六亦仲

子之僭也左綿趙氏曰隱公以為廟外立宮不可用宗廟之禮殺而用六是隱之待仲子尚在乎正不正之間而惑于先君之邪不能正也其言是矣公穀皆云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劉侍讀曰衆仲不知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因天子八佾遂兼稱諸侯六佾其曰士二亦非也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舞之處安得二佾而施之周禮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王者服元冕之祭也士服元冕及舞之乎

衆仲之誤無疑其說葢主二傳汪仲裕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諸侯既降于諸公則諸伯當降于諸侯而為二佾矣子男復何用乎禮經所記廟堂之制衮旒席數五等諸侯皆同豈以樂舞而獨異其制乎此說與劉氏異然劉氏言士無用舞之處汪氏言五等諸侯佾數不當有異皆據周禮可正三傳之失

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

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此說本何休公羊傳注宋元嘉中太常傅隆議云夫舞者本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者減其二列爾杜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據服虔注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為允予謂士即服事位祿甚薄尚是儒生布素之家而飲食蒸享二八十六人為之鼓吹非惟居不能容亦且食無所出不

迂闊乎八風八音一器之中亦可咸備即用四人器數殊足風氣可諧士二之説竊意如此然士常用四人在家亦恐未安劉氏言無用舞之處不可易也古語士有功賜樂豈其然歟

白虎通曰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四為行諸公謂三公二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

非專事于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

郳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郳田郳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公將救之問于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

先郳主兵也王樵氏曰師不書不以告也抑鄭莊時為王卿士豈其擅興天子鄉遂之兵非王室所遣故不書乎然鄭自周畀虢公政怨王而不朝久矣豈能

以王師出乎恐左氏誤也鄭以王師伐宋則隱九年之事耳左氏隱篇之多誤此亦其一事也然周王是時晉鄭焉依鄭伯請師必無不從況請必以不會王命為辭勤王翼戴亦必無不從即周亦豈能與鄭計舊怨哉今年請王師明年鄭伯即如周朝王則知左氏以王師會未必誤也

螟

食心曰螟此年與八年九月兩書螟莊六年秋螟高

氏曰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其為災也螟輕而螽重春秋于秋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爾不然豈隱莊之後二百年間皆無螟耶

書蟲災之始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彄卒

臧僖伯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陳君舉曰宋鄭交怨也伐國不言圍邑自僖以前則

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為重也

此書圍之始

鄭長葛今許州北五十里

甲子〇桓王三年

六年〇齊僖十四晉哀侯光元年衛宣二蔡宣三十三

鄭莊二十七曹桓四十陳桓二十八杞武三十四宋

殤三秦文四十九楚武二十四

春鄭人來渝平

左氏渝平更成也易官有渝渝安貞註渝為變葢渝不安貞而安貞也來渝平者渝不平而為平也左傳更成其義不錯三代古文皆是如此公穀輸平墮成也不果成也文義皆非胡氏主公穀之文曰輸者納也平者成也義是而文非夫鄭人曷為求成于魯乎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耳葢公之未立止于狐壤與鄭有怨宿盟清遇與宋為黨然公攝位為君息民保境協鄰善親咸歸于好乃其本心宋雖名

與魯善而惠公之甍有宋師實有威脅隱公之意桓公為其貴甥平日所以左右桓公把持魯國者必不能免公文合而心實離之何得生與鄭仇自孤其勢乎況魯之所震鄰者在齊鄭不在宋衛三年齊鄭石門之盟隱已凜凜虞鄭矣故四年四國伐鄭以衆仲之數語辭五年邾人鄭人伐宋借使者之失辭止兩番緩師為德于鄭甚厚彼狡如鄭君固欲結魯以離宋也是以窺其意而來渝平

高忠憲曰和而不盟曰平

渝公穀作輸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傳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公辭宋使者明年齊又使其弟年來聘以結之于是齊與魯合與宋離而黨與成

此齊魯交好之始

艾今沂州西魯地

左傳五月鄭伯侵陳大獲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首時過則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冬宋人取長葛

宋自去冬圍長葛終年不解志于必取鄭莊不赴天子會王師以救其私邑而結齊結魯為從容圖報之舉視其圍取若不介意者何也葢宋挾馮以難鄭鄭

非深謀遠慮有以扼宋之吭而制其命不可以得志
此時齊魯初平而未同周以交惡故終未釋然鄭且
須臾忍之適是年京師饑鄭乃可得間以平周别傳
載京師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而鄭伯因以
如周謝罪告服夫然後一意圖宋而無難則今日取
長葛適足以驕敵而怒衆又何足計也
左傳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
乙丑○桓王四年

七年○齊僖十五晉哀二曲沃武公稱元年衛宣三蔡宣三十四鄭莊二十八曹桓四十一陳桓二十九杞武三十五宋殤四秦文五十楚武二十五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為伯姬之娣其不同歸者抑未任答君子而待年于國歟書叔姬歸于紀蘇子由曰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于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

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鄫以全婦道賢可知矣

汪氏曰賈逵謂隱公辱于先君之女故盛禮而歸之如歸嫡之禮又云紀貴叔姬故書以剌之聖人豈逆計其他日之賢而書之哉今考春秋諸侯寵嬖妾媵益多不足煩聖筆之錄茍隱公辱先公之女必不以為媵矣夫子作經以垂勸戒則以為喜其賢者義或近之安可以史官一時之例而議春秋萬世之法乎

子朱子作通鑑綱目書唐太宗以武氏為才人所以起僞周之亂書玄宗册壽王妃楊氏所以起馬嵬之奔納才人册諸王妃法不當書而朱子書之亦春秋之意也

高忠憲曰紀滅宗廟在酅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酅以全婦道春秋賢之故書此以張本其事

滕侯卒

滕鄰國也若無弔恤經決不書卒既有訃告經何以

不名其闕文歟後如宣九年成十六年書滕子卒隱八年宿男卒莊三十一年薛伯卒成十四年昭五年定九年哀三年皆書秦伯卒皆不書名據經諸侯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不書名者九人
趙子常曰滕侯卒不日無名公羊子曰微國也春秋未有以微而不名者也穀梁子曰滕侯之不名用狄道也夫其用狄道也則何以名之吾謂穀梁益臆也如穀梁則宿不名何解哉謂宿男微不登盟書庸詎

知滕侯為同盟哉或稱陸氏春秋有不盟而書名者何也曰國之史册凡諸侯有告命則書然必因其所赴禮篇所錄赴告之辭云寡君不祿而已左氏覺赴以名趙匡極辯其妄是也若史逸其名者盟書既已不考赴書又本不登故滕宿皆不能書其名也乃後有者則去孔子近載籍又足徵也不然則後之不名者何鮮也左氏以禮經同盟稱名覺以名赴莊元年陳侯林卒左氏又以為未同盟而衺會陳侯實同伐

鄭將會者未必盟而名不名又不係盟不盟乎二說皆闕于義矣葢同盟名于載書朝會名于要約聘告名于簡牘趙氏所謂卒赴可按而紀也久而或亡則焉所據乎謂世久近者是也乃胡子則詳葬義而名否因宿男見例謂不赴以名而孔子特書之有見于赴而無見于辭與禮春秋之義微矣

趙匡氏曰左氏云同盟薨則赴以名于理未安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亦

云寡君不祿而已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惟九人不名

夏城中丘

左傳書不時也

莒入向則魯疆埸須有以備之然夏而用民不憂其力矣灌甫曰按春秋城内邑二十三以夏城者七以春城者四其餘皆時也不時而城固書時而城亦書何邪聖人惜民力慎興作懲僭慝耳其畏齊畏晉因

邾因莒與大夫自強而城各因文以見義不在書時

與不時也

春秋興作築八內城二十三外城六其例有三曰城

曰築曰新作城與築者向未有而今創之新作者舊

已壞而仍新之不時非義固為害矣雖時且義亦書

見勞民為重事也故有時而不時者如莊二十九年

之春新延廐冬城諸及防莊三十一年之春築臺于

郎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一年三築臺或有故也然

勞民不太甚乎有不時而時者如文七年之三月城部則以備邾故襄十五年之夏城成郛則以備齊故雖不時又何譏焉以其時考其地得失見矣

中丘在今沂州古臨沂也今沂州北有中丘古城東為向北為鄆南為郯則西逾沂水距魯已三百六十餘里近莒之邑也

此書土功之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年之來為鄭求魯也使弟聘者親其事也弟則書弟直言之也僖公寵愛其弟施及其子襄公繼之遂成簒弑之禍不任寵者無知忌寵者襄公在僖公不失為友于天顯之義又何尤焉

胡傳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葢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葢為嫡耳非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于同母寵愛異于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襄公繼之遂成簒弑

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以示貶焉鄭語來
盟黑肩帥師皆罪其私也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
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
辰皆責其薄也
熊過氏曰或謂聘本天子所以諭諸侯之志者齊恃
強而僭行之乃周禮廣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
相聘有行之矣殷中也比年使人以意相問曰小聘
三年大聘諸儀文稍盛于問陳祥道謂三輔人語輕

財曰聘或然也故殷義為盛司儀曰諸公諸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客則有禮盖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王制所不禁也顧其時諸侯之修邦交者魯史無自書之而獨以其接我而書然非交以禮之初意矣

此列國來聘之始

秋公伐邾

左傳秋宋及鄭平公伐邾為宋討也

王樵氏曰鄭人渝平宋魯之交離矣結鄭之新懽棄宋之舊好魯在人術中而不復信義之顧宋之嫌魯可知也是時宋及鄭平魯慚于宋而忌鄭之合無以為計乃為宋伐邾以說宋棄蔑宿之盟而不顧迹其情態妾婦之不若矣

此伐邾之始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朝者諸侯朝天子小國朝大國之禮也聘者與國自

相往來及天子所以交諸侯之禮也故公朝于王所曰朝穀伯鄧侯來魯曰朝天子使宰周公來曰聘大夫相往來亦曰聘等國諸侯相往來或以事或以朝皆曰如見諸侯不可言朝也本國大夫之京師或以事或以聘皆曰如見人臣不可言聘也小國不能行朝禮如介葛盧曰來王朝之臣不以聘禮至如祭伯者亦曰來此春秋筆削之體也行人世相朝蓋指小國而言左氏公朝晉等語乃為命譏言承習俗語耳

非實事也

此王聘之始

凡在畿內以為在今輝縣西南二十里之凡城則畿

外矣恐非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公羊傳執之也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不與戎之執

諸侯也

伐者一擊一刺以人用戈之義一國言伐鄭人伐衛

之類是也一邑亦言伐伐于餘丘是也一家言伐伐單氏之宫是也一人亦言伐此楚丘是也公羊不知侵伐之義强為之辭爾穀梁戎衛之説尤可異焉胡傳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甸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令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于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錄于國風見衛不能修

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繇也

此戎患之始

張洽氏曰今拱州之楚丘縣漢為梁國已氏縣非衛之楚丘也

凡今衛輝府輝縣古汲郡共縣楚丘魯地今曹州東南

左傳陳及鄭平

丙寅〇桓王五年

八年〇齊僖十六晉哀三蔡宣三十五辛衛宣四鄭莊二十九曹桓四十二陳桓三十杞武三十六宋殤五秦寧公元年楚武二十六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氏曰齊侯將平宋衛夫宋衛之交故善也奚必齊平盖為平宋衛于鄭也先平宋衛者其恐一時之會未堅而顧為是以申固之歟宋故與衛善且皆不睦

于鄭恐有所畀同于其間也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垂曹地在今曹縣東北有垂亭左傳遇于犬丘則垂又名犬丘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郝仲輿曰宛不氏君在臣不族

庚寅我入祊

鄭欲結魯借祀周公以餌之又得許田以逼許廣封
焉歸祊假田其立計也劉氏曰入祊者入而有之矣
以桓元年左傳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是誤趙氏以入
爲難詞令入祊後事嘗中輟皆非也葢祊在魯地鄭
豈不及魯以鄭賜得之固與忿生陽樊不同有何難
服祊易許田魯鄭成交鄭雖未業許田魯已入祊矣
桓元年璧假許田再以禮請隱八桓元相去四年總
之欲結魯好姑爲加璧慇期以明厚耳魯以利故輕

剖先君之封聖人不忍書也故為辭曰入祊曰璧假

廬陵李氏曰湯沐之邑何氏以為四井為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穀是則諸國皆有矣范氏以為諸侯有大功徳于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其餘則否胡氏從范說為是

容齋隨筆曰左氏見隱公八年鄭以祊與魯桓元年

魯以許田與鄭又見魯頌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則遂以為許魯地也魯不知許有二詩所謂許者周公舊封也春秋所謂許田者許國之地也如經書築臺於秦仲遂至黄乃復秦與黄皆魯地而諸侯之國亦有秦有黄也不可以許田即為魯舊地而生易田之説且文武之子孫孰非有功而親者使皆有朝宿湯沐之邑中國何地以處之此不然也攷之地志今許州許昌郡古許國也見有許田縣則許田是許之

田如邾田之類何得以為魯地近許之田乎是又不然也況祊今在沂州瑯琊縣有祊地去泰山為遠安得為鄭人助祭湯沐之邑借如彼說時鄭莊公方強此年既以祊歸魯必欲急得許田隱公何得終其身不歸之及桓之立始以璧假之何哉況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鄭伯雖至愚釋泰山之祀而為魯祀周公非人情之甚也聖人修經欲令後世明知不待三傳而後著使誠有易田之事但曰歸祊入祊無乃太

隱而不可知乎不知祊者乃鄭嘗所侵有之地而特近于魯今歸于我者鄭人思以結魯之援六年旣來渝平恐魯之好未固謂隱公可以利啗之故以祊地與之鄭歸而魯入之然後二國之黨固矣予嘗疑祊在沂州為魯地經不書魯失祊之繇或在春秋之前也孜之祊即近魯非本魯地也若本魯地經但當書鄭伯使宛來歸祊足矣不當繼書曰庚寅我入祊據齊人歸我濟西田經不書我入濟西齊人歸讙及闡

經不書我入讙闡葢魯之故地既失復得何用書入乎今祊特書曰我入祊則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而入故也若乃許田既非魯之舊封何得有是乎曰此春秋之微意隱公既交齊鄭十年乃相與伐宋而取郜防十一年乃合齊鄭之師伐許而有其地葢魯之有許田自入許之年始伐宋之謀本于齊鄭故經書翬帥師會齊人伐宋會者謀出于彼也入許之師出于隱公故經書公及齊人鄭人入許及者謀主于

我也然許田近鄭而遠于魯魯人雖有之鄭人之所
欲也時隱公尚强鄭人雖欲得之而未能與魯爭逮
一旦桓公簒隱鄭莊乘間直至于魯之垂以求許田
名為璧假實脅取之也桓公不義方懼諸侯之討宜
不敢不與也自是許之土地為鄭所有許自此不見
經至鄭莊死忽突爭國鄭國大亂許叔始得乘間而
入許復有其國經于桓十五年先書鄭突奔蔡鄭忽歸
于鄭即繼書許叔入于許其旨隱而甚明先是鄭人

無時不伐許必欲得其地也許人凡四遷以避之而卒不免逮春秋之末經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後已許鄭之事蓋繇鄭莊假許田于魯故也攷之春秋許之源流興亡若是何得如左氏附會之說妄假易田之事乎左氏為許田之說既誤後又覺有許叔入許之事乃于隱十一年公及齊鄭入許設辭謂齊侯以許讓公公又以與鄭人鄭伯使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蓋為後張本也不知鄭之得許乃

在于壁假之年何得于隱公之時已有之學者之于春秋不究源流始末期于自得而惟隨三傳東西若是錯誤者豈少耶

祊公穀作邴今屬沂州

左傳四月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

夏六月巳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穀梁云未能同盟故曰男卒然元年九月及宋人盟

于宿何也闕文者是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垂之遇左氏以為齊侯將平宋衛于鄭瓦屋之盟又曰齊侯卒平宋衛于鄭而一遇一盟經絶不載鄭則鄭伯不與明矣其云平宋衛于鄭者陽借齊平宋使若解其讐也説者謂春秋之初齊僖小伯齊鄭一黨宋魯陳蔡衛一黨此見後來晉楚爭伯故為此説其實齊僖固是庸人宋鄭亦無大志不過陰陽捭闔以

自利害他耳宋為馮故曰虞鄭鄭有宋人之敵與周交質之惡遠交齊以為援于是三年與齊有石門之盟而魯為齊鄰為宋親鄭又以狐壤之止與魯有隙其所稟稟以虞者魯也此鄭之情也人知魯與宋睦不知桓公為仲子之子隱公初立即有宋師宋人固以僞虞隱公隱公又何能以誠親宋人其不欲與鄭為隙者耿耿于心久矣故忘其狐壤之怨而衆仲之言使者之怒明示意于鄭以邀其好鄭莊窺其意而

六年渝平令年歸祊既以身下復以賄請隱公何難不一解讐結好哉此魯之情也鄭既交齊矣平魯矣因周饑而朝王矣又請成于陳矣惟與宋為敵怨耳故垂之遇瓦屋之盟經文二條絶不載鄭葢鄭伯不與也至九年冬宋公不王鄭乃發之而王師討宋魯絶宋使果然鄭莊夫今而後得反之也

瓦屋張洽氏以為周地范守己以為鄭地其實瓦即定八年瓦亭葢燕縣東北而近于衛者也

八月葬蔡宣公

張洽氏曰蔡自共侯至桓侯書于史記者其君皆稱侯今考蔡史記亦書曰宣侯而春秋以公書所以著臣子之私謚其尊之同于諸侯也

左傳八月鄭伯以齊人朝王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左傳以成紀好也

魯與莒隙紀以伯姬之故平魯莒令為此盟以成紀

好然此二年事至今已隔七年何其遠歟莒人徵者不嫌敵公故稱公若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則嫌于卿會公侯矣故不稱公據此則四年莒人伐杞為紀

益確

熊過氏曰公將黨鄭圍宋親至莒地毀列而與徵者盟此吾君特會外大夫之始故謹志之

此好莒之始亦魯君特會大夫之始

浮來莒地在莒州西三十里今沂水縣西有公來山

號曰郱來即此

浮公穀作包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傳公命以字為展氏

張洽氏曰胡傳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

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

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古者置卿以

求賢德不必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此二卿所以書名也至于官人以世而季友仲遂乃以公子之身而賜之族使世為大夫故春秋于其卒書公子季友仲遂而先王之禮亡矣其後至于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繇此也

駭𣪠作侅

丁卯〇桓王六年

九年〇齊僖十七晉哀四衛宣五蔡桓侯封人元年鄭

莊三十曹桓四十三陳桓三十一杞武三十七宋殤六秦寧二楚武二十七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故天子交諸侯為聘諸侯至天子為朝宰旅辭不失舊天子嘉之雖諸侯于天子周禮有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之文然聘終是天子施于諸侯大國施于小國者覲春秋所記可證也穀梁子獨言聘諸侯非正異

矣南氏季字天子下大夫例稱字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挾卒

公羊氏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是也不賜族者春秋之始尚朴也穀梁氏隱不爵大夫不成為君也非也郝仲輿曰說者謂挾不書族隱攝不主爵不賜也夫隱攝政十有一年矣盟會侵伐不絕書何以獨不主爵無駭之賜展氏非隱賜歟

挾公穀作俠

夏城郎

趙企明曰郎今之單父魚臺單父宋地則郎逼于宋者也魯將北會齊鄭伐宋疑宋擣虛故城郎備其西歟

李廉氏曰郎邑在高平方與縣東南隱再城之而桓之世三國来戰于此莊之世陳蔡之侯亦次于此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于此則郎非魯之要地乎厥後

築臺築囿又皆在此葢始猶為警懼之地已遂為遊觀之事矣

程子曰春秋凡用民必書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宫復閟宫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

郎今魚臺縣有郁郎亭葢近宋之地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傳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鄭以王命來告伐宋齊鄭為黨故會魯于防以謀之鄭未嘗須史忘宋瓦屋鄭地也借齊平宋盟于鄭地使若解其讐者而身不與會以示不解然齊侯口血未乾又難顯背故借王命來告則興兵有名可以致

魯可以反齊夫取麥取禾射王中肩當時不王孰過
于鄭齊又與誰伐那鄭莊餌魯固有所以中之齊為
大國遇會盟伐數年間奔走服役甘為鄭用而不辭
鄭莊畀辭厚幣媚齊之態必有不可言者說者以齊
僖為小伯待齊太高予故悉其情狀而著之
防魯北鄙近齊地
戊辰○桓王七年
十年○齊僖十八晉哀五衛宣六蔡桓二鄭莊三十一

曹桓四十四陳桓三十二杞武三十八宋殤七秦寧
三楚武二十八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盟于鄧為師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鄭段于滑在衛為鄭莊心腹之疾所仇者宜莫衛若也若宋則我不擁以亂宋已矣乃鄭莊紛紛布置似與宋讎特甚則其狡也蓋我忌滑而使人見之則為

人所窺而奸不得逞今以馮故讐宋似仗義執言可以不敗宋與衛善衛必黨宋以為我敵我伐宋因而覆衛則覆衛有名而制滑無迹無奈宋殤之愚墮鄭術中耳

翬帥師不書公子者以未為卿然義不在公子也先期故貶之其說非也葢行師之道非以一舉已也夏五月三國帥師伐宋公或有事未往會翬先之可也或欲出宋不意先之可也或欲多為之伐使疲于奔

命先之可也行兵之法固是如此非以其先期而貶之也季本氏曰中丘地臨沂水順沂而下可至宋之東鄙翬帥師齊鄭繇東道入宋正兵也宋鄭交怨兵連不弭書先齊者鄭嘗以爵尊齊春秋魯史故得先大國傳言齊侯鄭伯是君將也今書人一役再有事畧稱人也

王樵氏曰前此惟兩君相會至此而諸侯參會矣前此惟敵國相攻至此而連諸侯伐宋矣自參盟而有

主盟而連諸侯而摟諸侯以伐諸侯故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正王道明大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放恣之諸侯又五伯之罪人也此春秋之大旨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左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公敗宋師于菅

熊過氏曰胡傳凡師皆陳曰戰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菅宋地宋西北鄙自郎而西以達于菅公之敗宋繇西道入家鉉翁謂公自出奇兵是也翬會師伐宋

傳載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宋地也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宋地杜以長歴推無戊申孔氏定為戊午是也然曰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則非矣此奇正之師且地近日又近豈遽後期哉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鄭以郜防歸我者欲堅魯入宋之心也王樵氏曰隱公得位之初慨然視千乘如鴻毛將舉而遜其弟自鄭莊以利誘之歸祊納成遂忘孤壤見止之讐而罷

民玩兵以為人役夫視祊為利則視千乘之魯果能
脫然與弟乎宜菟裘之老不見信于人而公子翬得
以行其譖也

郜今兗州城武縣北為北郜南為南郜防為宋北鄙
地近緡非魯防之防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勝而不備故宋衛乘其虛

而入之左氏宋蔡衛圍戴鄭與戴合克取三師謂鄭
取宋蔡衛人是矣公穀胡則曰宋蔡衛伐戴四國已
關鄭秉其獘一舉而取之為鄭取戴者非也此實鄭
伯故書鄭伯趙企明曰聖人幸鄭勝夷而爵之非也
三國將卑師少而鄭伯親將胡氏謂以寡易衆亦非
也
熊氏曰今之睢州考城縣古外黃居鄭北鄙
戴公穀作載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齊所欲者郕也鄭所欲者許也鄭黨齊以入郕齊黨鄭以入許交相倚恃以侵小自肥今冬之入郕與明秋之入許同一貪兵說者謂郕近于衛為衛與國齊鄭入其國以報衛也夫五年衛師入郕郕衛豈相親者耶至云討違王命則益飾辭矣

胡傳左氏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

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如謂難辭則齊鄭大國于討郕何難哉

廬陵李氏曰鄭莊假王命之事自隱之元年以王師虢師伐衛則猶為王卿士也至三年有交質之惡周已畀虢公政矣六年鄭始朝周而不見禮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而鄭又以齊朝王九年然後

有宋公不王之師而傳曰鄭伯為王左卿士是時鄭伯實未甞為王卿士不過矯假以為報復之私耳十一年之入許傳又曰君謂許不共亦假飾之詞也卒之敗宋入郕入許納馮之後志得意滿而有繻葛之戰矣故諸傳惟程氏得之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是為鄭伯之所欺

郕魯濟西近地其北為衛濟近單父單父宋地

己巳〇桓王八年

十有一年○齊僖十九晉哀六衛宣七蔡桓三鄭莊三十二曹桓四十五陳桓三十三杞武三十九宋殤八秦寧四楚武二十九

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薛南鄰宋魯伐宋取二邑聲勢赫然故二國來朝穀梁氏謂考禮修德以尊天子非矣諸侯無朝然春秋小國于大國附庸于屬國皆言朝惟同等之國則否凡諸侯朝各書之穀伯鄧侯者偕至而朝禮不同

日也累數之若郳牟葛及今滕薛者同日行禮惟天子可受之諸侯則不可隱于天子未嘗朝覲而滕薛相率以朝之又不特見之而使同日旅見故臨江劉氏曰隱公之志已驕一旦朝兩國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

高氏曰同受天子土地是同列也乃班見于魯豈有同列來朝而班見者乎異姓為後謂朝天子時耳

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滕在今兖州府滕縣西南薛在滕縣東南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傳謀伐許也

鄭欲啟疆故邀魯為時來之會為入許地也

時來今鄭州滎陽縣釐城

公穀夏字下有五月字時來公作祁黎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近鄭許之于鄭猶顓臾之于費必爭之地鄭伯曰

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入許鄭志也主兵者或列于首或列于末惟其時義爲許莊公奔衛不書非其罪也杜元凱曰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

許今開封府許州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熊過氏曰程子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蓋魯

君薨未有不知其地者薨而不地欲以起問見其有故也不書葬者魯之君臣蔽于邪說不成隱之為君趙子常謂不以君禮葬也左氏曰不成喪是矣公羊穀梁皆以賊不討不書葬然不可通于蔡景許悼所謂義正而事失真者也

隱十年無正說者謂隱不自正則元年亦當不書正月與即位同矣元年可以書正月則他年亦可書正月也于是三年四年十年書春王二月七年書春王

三月二年五年六年十一年止書春葢是四年一春無二事止有此事二年之會戎五年之觀魚六年之渝平十一年之滕薛來朝去來或在月尾月頭連月成事亦未可知故不能斷其月數以一春挈之也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亦不能定其何月亦皆挈之以春乃八年九年俱有三月何以不書春王三月葢王者尊號也當于始加之今業已書春遇垂與南季來聘矣不可于後事加王

故三月皆不書王也

隱公列國本末

元年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以改塟故所以厚惠公也并歸仲子所以定桓公也二年平王崩先是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故周鄭交質魯不共喪而武氏子來求賻魯不可以不歸周不可以求之交譏也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已得其正矣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顛倒若此何以令天下乎六年鄭伯如周始朝

桓王也王不禮焉天王聘魯者凡二一為七年之凡伯一為九年之南季先是七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九年鄭伯為王左卿士以宋公不王也挾王命討之十年春會齊魯伐宋十一年王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成攢茅向盟州陘隤懷十四邑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

隱公攝位承命先君營菟裘以老亦其本心即其在位城郎不書改葬惠公不書邾人盟翼不書新作南門不

書說者以其為攝凡事謙讓或其然矣親隣結好盟邾盟戎親紀調莒無甚失德獨其禍根在好齊鄭而惡宋宋故毋家桓公尤宋武公之出也元年盟宿四年遇清已多此形迹矣東門之役宋來乞師公不從而翬自帥師大開宋魯之隙而啟桓公之心鄭莊見誘欲離宋好齊渝平而鄭合盟艾而齊合甚且歸祊以賂之十年而翬帥師會齊人伐宋矣伐宋已被牽率而郜防二邑之取何耶豈其貪二邑而不貪千乘鍾巫之禍詎無故哉

周至春秋又一初也當是時荆逞于蠻吳安于僻晉秦錯于翟南燕北燕雜于戎王靈所及惟齊鄭魯衛陳宋諸國耳隱公居攝謙遜未遑與宋名合而心離鄭齊之交未固此時惟鄭莊桀黠見謂庸中狡狡耳以公孫滑故仇衛以公子馮故亂宋二年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既與宋衛為難不得不仗齊三年石門一會鄭首結之結齊而可以交魯可以釋衛可以離宋于魯可以合齊魯陳以攻宋四年衛州吁弒君欲列于會平陳與

宋一年之中兩次伐鄭已州吁被殺五年鄭又同邾人
伐宋宋人圍長葛以報之六年鄭來渝平離宋魯之黨
也又歸祊以說魯八年垂之遇瓦屋之盟陽借齊平宋
衛于鄭使若為解以緩之鄭實不與而為謀滋甚九年
假王命摟魯齊以伐宋而本心惬矣十年敗宋師于菅
魯且取郜取防納二邑為賂矣齊僖妄庸人耳石門之
後惟鄭是從弟年之聘瓦屋之盟防與中丘之會何數
數不憚煩乎于是比黨為惡十年則鄭比齊而入郕十

一年則齊比鄭而入許説者不察曰齊僖有小伯之志當時諸侯齊鄭為一黨宋陳魯衛為一黨徒見其紛紜東西加以美名耳彼齊僖為人所穿聽其奔走而鄭魯營營總作家門活計安有爭天下崇周室之大志哉至宋督弑與夷迎馮于鄭立之宋鄭之怨始解戎患在西周熾矣二年會戎盟戎葢東方之戎也七年戎朝于王凡伯弗賓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當時小國以名見者甚少莒邾雖小而頗強元年魯與

邾有蔑之盟五年邾以宋取其田與鄭以王師伐之七年公伐邾為宋報也二年無駭入極極不知何國一曰莒附庸一曰魯附庸未知孰是入向入極總是書此以見强大欺弱小之事耳或曰莒人以向姜故入我向邑無駭以入向故報之未必然也紀近于齊為齊所欲求魯婚以為繫援而魯亦不勝卵翼焉故二年伯姬歸于紀三年紀莒盟于密自是紀人求親于莒之意或曰以魯婚故而為魯謀莒以結成未必然也左傳曰魯故也

不知何故諸國之中莒為大四年伐紀取牟婁為春秋伐國取邑之始八年魯及莒人盟于浮來左氏曰以成紀好則知前日之盟密非魯故矣郕小國近齊齊之所欲也十年鄭北齊以入郕許亦小國近鄭鄭之所欲也十一年齊北鄭以入許

七年書滕侯卒八年書蔡侯考父卒書宿男卒十一年書滕侯薛侯來朝

春秋辯義卷二